



故乡的蒲扇

■ 临清 刘旭东

扇、空调的普及,有些孩子已不知蒲扇为何物了,但它能勾起我对童年的回忆,并且在特定的场合,蒲扇还是能够派上用场的。

过去,一把蒲扇伴随人们度过酷暑,熬过夏天。每到夏天,母亲就会拿出头一年收藏好的蒲扇,扫去尘土,擦拭干净,以备使用。那时候人们生活拮据,一把蒲扇使用几年、十几年是常事。买了新蒲扇,先沿着边缝一圈布,既延长蒲扇寿命又好看。蒲扇使用久了,边缘起了毛刺,参差不齐,就用剪刀剪一剪,再缝一圈布。

我对蒲扇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小时候,夏天的晚上很难熬,我躺在蚊帐里睡觉,蚊帐挡住了蚊子,却加剧了闷热。母亲和父亲轮流为我扇

扇子,直到我酣然入梦。我也将这传统用在了儿女身上,那时,我的两儿一女还很小,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,妻子用木条和粗铁丝加蚊帐布制作了两个微型蚊帐,孩子们躺在凉席上,然后罩上微型蚊帐。我和妻子分别用蒲扇给他们扇着风,孩子们舒服了,我们也不觉得累。

在我的记忆中,扇子最累的一次是30年前的一天夜里,我双手交替着扇了一整夜。那是我长子中考前的一个晚上。为了节省住宿费,我们父子俩到城里我姨家借宿。那天倒不是很热,可蚊虫很多。刚睡下,我就感觉到有蚊子袭来。我赶紧用蒲扇驱赶蚊子,只要扇子一停,就会有蚊子飞过来。儿子平时最怕蚊子跳蚤,于是我就不

停地扇,双手交替,以便让儿子好好休息,以饱满的精力迎接第二天的考试。后来,儿子不负我为他整夜扇风,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市重点高中录取。再后来,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全国的名牌大学,如今在一所985大学任教。每当自豪地想起孩子的进步,我都会下意识地想起故乡的蒲扇。

如今,在故乡胡同里背阴的地方,在村头大树下,经常能看到好多老头、老太太,坐在马扎上,手里拿着一把崭新的蒲扇。他们有的听着评书或地方戏曲,有的一边喝茶一边拉呱。他们偶尔挥一挥手中的扇子,那种古朴而诗意的悠闲,着实令人羡慕。

也许是上了年纪,总对过去的老物件感兴趣。这不,夏天到了,近日高温,老伴将一把十几年前的蒲扇拿了出来,抚摸着这原始的纳凉工具,我陷入了沉思。

蒲扇又叫芭蕉扇、蒲葵扇,轻便、风力大,价格低廉。一般用蒲葵叶经剪、晒、焙、焗、合(编织)、缝制加工而成。在日益科技化的现代,由于电

凉面之鲜

■ 高唐 刘杰

炎炎夏日,暑热容易夺人胃口,使人消瘦。然而各地的人们自有妙招消暑,自有美食打开夏日的味蕾,抚慰暑热里的肠胃。

我的家乡就有一道不可错过的夏日美食——凉面。无论天气怎样炎热,只要见到凉面上桌,闻到蒜泥麻汁的香气,我的口水就不自觉要流出来,想借夏天瘦身的计划也在凉面的鲜香里融化了。

周末,我和姐姐都带着孩子回娘家,赶上父母正在做凉面。我和姐姐让两个孩子一起玩儿,我们帮着张罗起来。母亲新买回的西红柿、豆角、土豆、茄子、黄瓜,一个个水灵灵透着新鲜。这些时令蔬菜都是在露天地里长大的,饱吸阳光雨露,比大棚里的蔬菜滋味浓。

姐姐洗好菜并切好,父亲掌勺炒菜,母亲用电锅加水煮面条。水开了,咕嘟咕嘟的水花欢快地“唱着歌”,两大把细面条撒下去,把水花压了下去。面条吸水变软,母亲用筷子搅动,又盖上锅盖。水再次沸腾,要漫出锅盖了,母亲立马掀盖,加入一点儿凉水,搅匀又煮。如此,面就煮好了,母亲用大笨篱把面条捞入备好的装着凉开水的锈钢大盆里。面条丝丝缕缕散开,在盆里洗一个凉水澡。

我拿出一头紫皮新蒜,准备做凉面的“灵魂料汁”——蒜泥。剥皮洗净,放在蒜白里,加入一点细盐。去皮的蒜瓣光滑如瓷,洁白如玉,捣几下就成了泥。我将蒜泥用小勺舀在碗里,然后加陈醋、麻汁、少许香油拌

匀,上桌。闻着这料汁的香气,胃口已大开,我想就是没有配菜,料汁拌面也很香。

父亲炒好了西红柿鸡蛋、豆角、茄条、土豆丝。母亲把几个大碗在桌上一字排开,将盛面的锈钢盆端来,每个碗里挑入半碗面。孩子们结束游戏,来品尝鲜美的凉面了。每人端一个碗,浇上各种炒菜和黄瓜丝,浇两勺蒜泥,搅拌均匀,凉面做成了。红绿黄白紫……满满一碗凉面,挑一筷子在嘴里,酸辣鲜香味全,面条的爽滑,豆角的嚼劲,黄瓜的脆爽,茄子的软韧,麻汁的绵密,交织在唇齿之间。吸溜吸溜,我的一大碗面已然见底,嘴里咂摸着滋味,要不是肚子已饱,真想再来一碗。

母亲说,以前吃凉面还会加入剁

碎的腌香椿、腌胡萝卜,增色提味。现在因为注重健康,怕吃过多的盐,就以新鲜蔬菜为主了,爱吃肉的也可以加入几片牛肉。

鲜香的凉面,其配菜就地取材,自由搭配,可谓是多寡随意,丰俭由人。一碗凉面没有精致的摆盘和造型,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鲜香,和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一样淳朴实在,这朴实的美味让夏天活色生香。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作品为主打(诗歌除外)。
投稿邮箱: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,一经发现,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:2921234。



小说连载

《布衣诗人谢榛》

聊城 武俊岭

⑦

这天,谢榛正在家里阅读《左传》,读到“郑伯克段于鄆”时,大门响了。谢榛以为又是那些一块唱过歌的少年来找他,急忙跑出屋,躲到房子后面。母亲打开门,进来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婆娘。婆娘的脸涂得雪白,走路像是风中的柳条似的。谢榛听到那婆娘与母亲两人急促地说着什么,半天过去,婆娘走出屋门,走向大门;边走边摇着右手说,老嫂子,你就请好吧!有我出马,肯定手到擒来。

母亲高兴地说,多谢多谢!

母亲关上门,走近谢榛的屋门时,看到屋里没人。扭头看见谢榛从屋后出来,便笑着说,刚才才是前大街的媒婆,来给你说媒了。

我不找媳妇!我得成点事!成事后再找。

那可不行,榛儿,你已经十九岁了!母亲有点着急。

过了二十,我再找。

你说什么?

你不懂!谢榛不耐烦地说。谢榛随即走进小屋,哐地一声把门关上,大声说,一年之后,再找媳妇。

母亲叹息一声,回屋。天黑时,父亲回家。夫妻两人谈起儿子的婚事,一同叹起气来。两口子都知道儿子脾气倔犟,有老主意。自小,榛儿就不太听大人的话。榛儿倒不是随意胡来,而是遇事自有主见。

随他去吧,明年就明年吧。父亲说。

明儿我给人家媒婆好好说说,让她明年再操心给榛儿说媒。

一年的光阴,很快过去。

这一年里,谢榛闭门苦学。司马光那部三百多万言的《资治通鉴》,谢榛还没有看。书已从苏老丈那里借来。没事时,谢榛对着厚厚的一摞《资治通鉴》凝视。最多半年,我要用半年的时间读完它。谢榛暗暗发誓。

这一年里,少年公子们来了七八趟。每次,都被谢榛母亲挡驾。时间一长,少年们知道了谢榛并没有去游学,而是闷坐在家读书呢。这样,他们便不再上门了。

媒婆做媒,谢榛与河西李村的一个姑娘定了亲。姑娘的父亲读过三年私塾。农活之余,这位父亲教儿女读过几本书,《百家姓》《女儿经》什么的,能够背诵下来。谢榛一听这个,便说就她吧。

姑娘的父亲,几年前便听说过谢榛的事情。他对女儿说,你找的这个

夫婿,爱读书,人品应该是可以的。嫁给他,你不会受欺负,一只眼就一只眼吧。姑娘听了,点点头。

为了迎娶李家姑娘,谢家进行了一番准备。谢家原来只有四间房子。谢榛、谢松各住一间,父亲、母亲共住两间。父亲、母亲把家中多年积蓄拿出,加上谢榛写曲挣得的一百多两银子,一共二百多两。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在四间房子后面盖起三间房子,作为谢榛的新房。盖房时,按照谢榛的要求,盖出一个单间,以便读书之用。

父亲笑着说,你什么时候也忘不了读书。

谢榛坚定地说,那是!

纳采、彩礼之后,新盖的三间房子已干透。谢家买下几件家具,布置停当。一乘花轿,把李家姑娘娶了来。

谢榛是见过世面的男子,他预感,自己的一生将会漫长而曲折。

(未完待续)